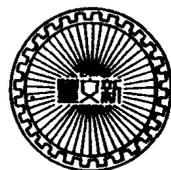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七冊目錄

文學類



詩總集——詩經

詩經通義十二卷詩譜一卷·····	清 朱鶴齡輯	芋 園	一
治齋讀詩蒙說一卷·····	清 顧成志著	昭 代	一二五
詩深二十六卷首二卷·····	清 許伯政著	芋 園	一三七
詩誦五卷·····	清 陳 僅撰	四 明	五二三
誦詩小識三卷·····	清 趙 容撰	雲 南	五七三
詩經小學四卷·····	清 段玉裁著	拜 經 堂	六〇五
詩序議四卷·····	清 呂調陽撰	觀 象 廬	六五七

十詩

二經

卷通

義



序

尚瑗之受教我愚菴朱先生正先生輯撰通義之日其時年未弱冠殫精制舉業未暇問歐呂諸家言迨先生作埤傳以尚書為瑗取應習業時時舉示之繼從事讀左日鈔遂得參討論矣願予自八齡讀詩經集傳旦夕掩卷背誦比十五六而心頗嫌之謂鄭衛淫風何乃至是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指而於毛序鄭箋孔疏及書之孔序易之王注皆嘗瀏覽怪其與朱子本義集傳蔡氏集傳畛域懸殊而未能決所從違先生著書滿家少

詩經通義序

陵義山詩集箋註家弦戶誦既乃厭棄辭章肆力經術埤傳左鈔先後授梓獨通義一書屢經更定又卷帙頗重計費為難遂巡審慎而先生業已謝世閱四十餘年友人陸堂有言漢儒之失拘守陳言宋儒之失盡反前說宋儒之所欲反者非僅漢唐也伊川易傳談理至精朱子則推本邵氏數學以求駕之類濱詩傳東萊讀詩記其書皆醇正無疵朱子以其祖述小序多所不滿鄭衛淫奔之說獨採漁仲明復康侯春秋之學盡廢三傳朱子遂尊稱胡傳後世因有四傳合刻則左公毅下儕

於宋明雜說而十三經之名號可無庸矣夫漢代經儒掇拾殘缺於秦燼之後疵類荒繆固所不免必盡舉而撤之雖神解淵悟豈真能舍此山巖屋壁之所得別有不傳之秘與尼山鄒嶧夢授而牆見者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朱子論詩盡撤大小序鄱陽馬氏駁議平允洞暢先生通義之作所宗主也毛公亦有不能無弊者在於執正變之論而篇次錯糅不復詳求槩以前後定美刺楚茨至車牽十章與載芣芣之報蜡鹿鳴嘉魚之燕賓何有差別而以為刺幽王

詩經通義序

之作辭理全悖矣崧高五詩並美宣王何以竄於大雅終篇此古序之誤有目共知也然而去古未遠刺忽刺佗之屬信而有徵而槩指淫奔不得並於清人之在鄭株林之在陳則毛詩左傳雖並獻河間而平帝時立毛詩於學官已為定著左傳經范升陳元爭訟俟章帝而始定奚以取彼棄此此集傳之過當也通義一書薈萃兩宋元明諸家之言於朱子集傳外又廣求遺說或問語錄臚列參互衷之至當間附己意以相發明崑山顧亭林先生夙與同志遠道寄書往復質證同邑陳啟源

說詩有特識先生愛重之時取其說朱子有言讀先聖之書須高著眼大著肚不容拘泥習套又謂唐人疏義因譌踵陋未能有所發明夫唐疏之無所發明誠然也經宋儒翻駁數百年奉爲著蔡由明迄今因襲更甚嫻嫻說約高頭細字之書趨時貿利無有高眼大肚上下千百年間者先聖之遺經逾墮于雲霧晦冥亭林愚菴二氏窮經復古起考亭而相對當樂與揚摧以益衷于無弊歲庚子冬暮瑗自豫章院歸徧陳五經傳疏并度藏所有諸家言臚列其是非同異從先生兩孫借觀通

詩經通義序

三

義藏稿五十年前函丈點筆情景恍然負牆敬爲之序越五載乙巳其次孫泰興廣文士玉刻通義書成爰於舊序增益數語表刻此書之因士玉篤嗜經術庶幾能紹其家學者雍正三年季秋朔日受業門人張尙瑗拜書年七十

詩經通義凡例

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蓋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之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取歐蘇呂嚴諸說爲之辨正錯簡譌字亦詳訂焉制舉之家專宗朱傳故詩序久置不講併宋元諸儒之說皆無由而見余采其合于序說者備錄之蓋表章古義不得不與俗學牴牾爾

古本皆標序于經文之前後儒遂以詩序若今之詩題余謂序所以明作者之意非先有序而後有詩也郝仲

詩經通義凡例

一

與本移序從經最爲得體今從之

古序最簡毛鄭訓多不明鄭尤踳駁故爲後儒所排學者善解而參伍之夾際辨妄朱子辨說皆可不作矣訓釋字句貫穿義理朱子集傳備矣今海內家傳戶習

故此書不重引其文只畧詮詩中大意惟諸儒說有異同者別白之外毛鄭之失已經朱子更定者此不詳述至於

考論時事多援經證史庶幾子輿氏論世知人之旨云經文下夾注多引毛鄭及正義語而加以折衷宋元以來諸家之說必取其合于古義者

東萊讀詩記極為宋人所推華谷詩緝其次也此書義例多取裁焉東萊宗小序其說思無邪說正雅鄭衛說南陔六詩與朱子時相掎擊今備載之以竣論定

書記名物度數山川地理禽獸草木其類不可不考此書根據注疏辨證頗詳足補集傳所未及

毛鄭與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傳為正

詩釋文止有音反而不甚詳陸氏所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者也朱子始取吳才老韻叶詩然不盡依用萬歷

詩經通義 凡例

二

間陳季立氏謂古字本有古音與後代不同不必改叶吾友顧寧人氏引申其說又謂沈約四聲不當以律古人之詩二家接證精博可信從無疑矣但細覈集傳所叶之音與二家考正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平上去入通為一音入聲轉韻初學多不曉故今仍用集傳所叶叶下之音余友揚旭所補但易為讀某反某切而平上去入槩不分注庶幾三百篇之文讀之諧協復無以今音律古詩之失集傳中有不當叶不必叶者今悉去之

王桓

王平

<p>免爰葛藟采葛大車 並桓王世詩</p>	<p>王風黍離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揚之水中 谷有蕓並平王世詩</p>	<p>東四月北山無將大 車小明鼓鐘青蠅密 之初筵角弓苑柳都 人士采綠白華緡蠻 漸漸之石蒼之華何 草不黃並幽王世詩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瞻彼洛矣裳裳者 華桑扈鴛鴦類弁車 華魚藻采菽黍苗罔 稊狐葉朱子謂皆正 雅疑錯簡序皆以爲 刺幽王 變大雅瞻仰召旻並 幽王世詩</p>
<p>擊鼓凱風有女同車 並桓公世山有扶蘇 詩雄雉苑稗今狡童 有苦葉谷蹇裳丰東 風式微旄門之墀風 上簡兮泉雨子衿揚</p>	<p>緣衣日月緇衣武公 終風碩人世詩叔于 考槃並莊田莊公世 公世詩當詩並當平 平王時 王時羔裘 遵大路女 日雞鳴未 詳何時作 嚴氏云當 平桓間</p>	<p>詩經通義詩譜</p>
		<p>三</p>

王定

王襄

王惠

王儋

王莊

		<p>上中有麻莊王世詩</p>
	<p>魯頌駟有河廣惠公 駟泮水闕以後詩木 官並儋公瓜文公初 詩當惠襄年詩並當 間 惠王時</p>	<p>詩經通義詩譜</p>
<p>定之方中 蠨蛸相鼠 干旄載馳 並文公世 詩當襄王 時</p>	<p>僖王時 清人文公 世詩當惠</p>	<p>水北風靜之水並昭 女新臺二公以後詩 子乘舟岷當桓莊間 竹竿伯兮 有狐並宣 公世詩當 桓王時 牆有茨君 子偕老桑 中鶉之奔 奔芄蘭並 惠公世詩 當莊王時</p>
		<p>四</p>
		<p>南山甫田 盧令敝笱 載驅猗嗟 並襄公世 詩當莊王 時</p>

王成

王武

王文

魏

唐

秦

陳

檜

曹

初封未詳

成王時叔
虞初封

詩經通義詩譜

武王時胡
公初封

初封未詳

武王時振
鐸初封

五

王幽

王宣 王厲

王夷

詩經通義詩譜

蟋蟀僖公
世詩當共
和時

秦仲為大
夫車鄰之
秦仲世詩
宣王時公
世詩當

宛丘東門
之粉並幽
厲王時當

六

羔裘素冠
莫楚匪風
未詳何時
作嚴氏云
夷王時詩

王桓

王平

		葛屨汾沮 如園有桃 陟岵十畝 之間伐檀 碩鼠未詳 何時作嚴 氏云當平 桓間	詩經通義詩譜	
	鶴羽昭公 以後詩當 桓王時	山有樞楊 之水椒聊 綢繆杜並 羔裘並昭 公世詩當 平王時	七	
		駟騏驎小 戎		
	塞門桓公 以後詩當 桓王時	終南		

王定

王襄

王惠

王儋

王莊

			葛生采苓 並獻公世 詩當惠王 時	詩經通義詩譜	無衣杖杜 並武公世 詩當僖王	
	襄王時	渭陽穆公 世詩黃鳥 晨風無衣 權輿並康 公世詩當			防有鶴巢 月出並宣 公世詩當	
	株林澤陂 並靈公世 詩當定王 時		僖惠間			
				八		
			王時			
		侯人鴈棹 下泉並共 公世詩當 襄王時	蜉蝣昭公 世詩當惠 王時			

商

商頌那祀成

湯烈祖祀中宗

長發大禘

玄鳥殷武祀

高宗

鄭氏詩譜不可廢歐陽公已言之矣朱子一切不用

恐非子輿論世之旨但今本注疏大全所列者十五

國及雅頌俱各分時代先後與歐陽公所云國譜旁

行者不合蓋非鄭譜之舊也今倣史記年表體合為

一圖庶令學者便于觀覽云

詩經通義詩譜

九

詩經通義卷之一

芋園叢書

松陵 朱鶴齡 輯

國風

周南

關雎

按儀禮關雎為鄉樂燕樂又為房中之樂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蓋后夫人所誦誦以事其君子則周公制作時已有此

詩故程子以為周公作朱子却云宮中之人喜得太

妣于其始至作此詩崔銑云太妣未至文王不應先

畜媵妾誰與探其寤寐間事而形容之或以為王季

宮人尤無關預然此只詩人咏太妣之德如是耳豈

必求撰人為誰耶以淑女為嬪御之賢后妃思得之

助供苻菜承宗廟者毛鄭說也以淑女為后妃下二

章左右為求之非一方者朱子說也朱子實祖匡衡

衡治齊詩者也從朱子說則哀樂皆屬文王今據小

序以后妃之德言之仍從古注為是楚樊共姬求美

人而進於莊王曰妾所進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

妾同列者七人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

也樊姬猶求美人即太妣可知已求其人而未得無

以共內職故有寤寐轉側之憂求其人而既得有以

共內職故有琴瑟鐘鼓之樂此其性情之正非幽閔

貞專者不能序所云后妃之德實風化天下之樞機

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下二章之意已明哀窈窕以

下語近繁雜巖華谷疑漢時經師所傳益或然耳朱

子亦云序所謂哀樂淫傷都非本旨鄭氏曰關雎之

愷樂而不流于淫蕩凄切而不至于悲傷也按漁仲說樂淫哀傷皆主樂之音節言之以解論語猶可通以解詩

則不合 朱子曰其詩雖若專美太妣而實以深見

詩經通義卷一

二

文王之德曾南豐云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

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

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

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

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

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本

于躬行之化故內則有關雎后妃之行外則羣臣有

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

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

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此說得之

葛覃

按朱子辨說謂此詩之序皆是惟云在父母家未安不知序明言化天下以婦道所云在父母家者因未
有歸寧父母特推其本而論之孔氏云后妃貞專節
儉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得其旨矣

卷耳

朱子辨說詩序首句得之餘皆鑿說后妃雖知臣下
之勤勞而憂之然而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昵非后妃

詩經通義卷一

三

所得施于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
我皆為使臣首尾不相承應非文字之體也 愚按
我字異解出鄭箋支離毛氏無之序云后妃之志最
有味夫求賢才勞行役雖文王之事孰非后妃之輔
治于內而志在相成者乎此出賦詩者言外歸美之
意觀兔置芣苢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自后妃之口
而後為其志也諸我字皆當屬文王言之嗟我懷人
之我文王自我我馬虺隤之我我使臣也是文王
之親昵使臣非后妃親之昵之也文王親昵使臣故

可以我使臣后妃親昵文王故可以我文王由此言

之即以為出自后妃之口亦豈不可通乎朱子于采

采二句改與為賦又以婦人不當與外事故解作后

妃懷文王而託言登山酌酒然詩人特詠其志如此

耳豈與外事哉

王平仲云此詩惟嗟我懷人乃后妃
自我二章以下諸我皆使臣自我也
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蓋想像其于道路間
酌酒自勞之語馬病僕亦病正見使臣之賢勞君子
所當深念也

此說亦通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卷

耳可為麴蘖故因采卷耳而興感念及酒醴之用以

詩經通義卷一

四

勞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
亦道也

楊慎曰原詩人之意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作也

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文王之馬痛者文王之僕金

罍兕觥冀文王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宮闈而思在

遠道若唐人詩所謂計程今日到梁州也

各盡

按此序言若螽斯句斷下乃推言子孫眾多者由后

妃不妬忌故也鄭康成誤讀以螽斯不妬忌為句夫
螽斯微蟲何以知其不妬忌乎歐陽永叔譏序文顛
倒益亦誤讀之耳

愚意從毛解則螽斯當以興言振振與下振振公子
同繩繩多而有軌範也螻蟄多而不乖離也太妯之
能教子于此見之集傳主比說故止言眾多而已
樛木螽斯皆詩人詠歌之辭未必眾妾所作

桃夭

三章與中各兼比詠其華喻美色也詠其實喻宜男

詩經通義卷一

五

也詠其葉喻娣姪之盛也

兔置

歐陽義捕兔之人布網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
巖整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赴赴然勇
力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好匹為腹心見周南
之君得賢眾多如此說者泥序語遂謂兔置野人莫
不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愚按此說有理如集傳解
則首二句是賦體非興矣赴赴亦不在椽杙時言之
金氏曰罟子文王舉閔天泰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
西土服此詩當為此事而作愚謂罟子之言經傳未

聞恐難據
為故實

芣苢

兔置咏功故曰化芣苢咏俗故曰美芣苢治產難序
故以樂有子言之 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
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婦人以有子為樂
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形容所能盡故每
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漢廣

王志長曰舊說以漢廣四語形容遊女之不可求竊

詩經通義卷一

六

以為未盡也商季淫風大行及關雎化狹頓令漢廣
遊女覲面有貞閔難犯之色風人乃見王者過化存
神真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所以反
覆長歌低回不置也毛公于四語前後皆不下一字
注脚而古序獨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其旨深矣 古
人詩多摘取詩中語為目此云德廣者假漢之廣以
表文德之廣被乎江漢也辨說詆其謬過矣辨說又
詆前諸序不及文王不知歸美后妃文王之德自見
此篇則遠及江漢下篇又遠及汝墳故皆不主后妃

而主文王也

汝墳

按列女傳云大夫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遺父母憂此解與序所云勉之以正甚合麟之趾

程子疑衰世以下語為序之誤誠然鄭氏云衰世謂當紂之時差妥朱子辨說云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

詩經通義卷一

七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夫人以靜專均壹陸佃曰均是母道壹是妻道作配國君無成有終之義也故曰鵲巢夫人之德
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夫家以百兩迓女家以百兩將昏禮于是乎成矣故

總曰百兩成之

采蘋

黃氏曰國君夫人采蘋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舒此豈勉強所能致乎序曰不失職亦以夫人之德言之

此夫人祭祀之詩或疑夫人祭祀不應服被故朱傳引或說以為親蠶之詩然文王時尚未有周禮何得

據此疑之仍從序說為正名物疏云夫人被服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矣此說有理

詩經通義卷一

八

草蟲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敵而不終無禮以自防也序止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毛鄭以初嫁在塗言之蓋未見良人私懷憂懼故不以新婚為樂而以失禮為憂其說正矣永叔云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思念其君子亦通朱傳祖之 首篇君夫人初嫁也次采蘋君夫人之職此篇大夫妻初嫁也次采蘋大夫之職王伯厚云采蘋古在草蟲之前又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恐未可信當以詩次為據

首章草蟲阜螽蓋在夏秋之交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也而下二章之薜薇又是二三月間采蓋詩人之意重在比興于物候有不拘

采蘋

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也 按朱傳解此

詩與序正合鄭箋止因詩末季女二字曲引儀禮先

嫁三月教成之祭說遂支離儀禮婦人先嫁三月教之教成祭之牲用魚芼

之以蘋藻

詩經通義卷一

九

甘棠

史記召公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

召公卒人思召公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 按

召公當文王時未為伯史記周召分陝在成王初年

此武王以後詩也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耳

行露

韓詩外傳召南申人之女許嫁于鄆夫家禮未備而

欲迎之女必死不往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劉向列女傳同

首章言貞女畏禮如行人之畏露下二章其對訟之

辭也皆詩人詠貞女如此集傳則云貞女自述已志

章俊卿曰行露雖述召公事與甘棠異時蓋作于

文王與紂之時也若召公為伯文王化行久矣安得

有強暴之俗

殷其雷

黃氏曰文王時召公尙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

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 郝敬曰此詩猶周南

之有汝墳大夫有此妻是鵲巢之化行而大夫刑于

詩經通義卷一

十

可知也 辨說謂詩無勸以義之意故集傳止作思

念其夫呂記云再言歸哉正勸以義也遠行從役不

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又引朱氏曰閔之深而無怨

辭所謂勸以義也蓋朱子本從序說晚乃更之

標有梅

此詩女之求男太為汲汲朱子周旋其說故云女子

懼嫁不及時有強暴之辱永叔云梅實有七至于落

盡不過一月之間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

言召南之人顧其女方盛年懼過時而至于衰落乃